



大院儿里过年

□程颖刚

人
事
记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此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程世欣 版式 程世欣

现在的春节是越过越没意思了。虽然家里的老人还健在，妹妹家人丁兴旺两个孙子，年三十儿凑起来还是一大家子，但总觉得这春节过得没滋没味儿，就是一家人往一起一聚，吃个年夜饭就过年了，和星期日聚会也没啥大区别。看电视也没啥意思，感觉挺闹的。

早先我家大院里的生活虽然贫苦，物资并不丰富，更没有现在人人离不开的电视，可大院儿里的人家过春节的年味儿却是现在怎么也比不了的。

大院儿里的居民多是山东、河北闯关东过来的移民。所以过春节的规矩也跟着“关里家”的习俗走。

进了腊月，家家就开始备年货了。那时候所谓的备年货，不过是把平时攒下来的肉票集中使用，买回来点儿像样的猪肉，把凭票供应的白条鸡、冻刀鱼买回来备好。少数有本事的人家才能通过特殊渠道买点儿肉联红肠、买条冻江鱼。这些东西买回来之后绝不能马上吃，都要在小棚子或仓房中冻上攒着，等过年的时候再吃。要不那时候的孩子都盼着过年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盼着过年才能吃上的那些好吃的。

东西搁在仓房儿里有时也不安全，倒不是有人偷，院里的那些馋猫就是各家年货的一大灾星。有一年春节前，早晨起来看到我家“虎子”从小院儿里贼头贼脑地钻了出来，一看就知道是干了什么坏事。我进了小院儿仔细查看，只见箩筐后面藏着大半根儿“里道斯”，已被啃得一片狼藉。可我家的年货里哪有“里道斯”啊！我赶紧告诉爸爸，虎子

惹祸了，不知道把谁家的“里道斯”偷回来了。爸爸气得厉声喊虎子，可虎子早钻到床底下去了，怎么叫也不出来。这事儿我家也没敢声张，偷偷地把虎子吃剩的那块儿“里道斯”扔了。不是因为我家小气，是因为我家实在是买不到“里道斯”赔人家。

我家的习惯是进了腊月就开始忙着蒸年干粮了。平时攒着不舍得吃的白面都拿出来了，发上面蒸年干粮。蒸年干粮是我和我妹的一大乐事，看着爷爷、奶奶、爸爸把做好的生馒头穿上五个大枣瓣儿做的“枣鼻子”，我和我妹也一起动手跟着瞎忙活。我爸的手巧，除了做枣馒头，还要给我们做些各种花样的年干粮。他把馒头剂子在三分之二处用手指一碾，前后就分成了两个连着的面球，把后面的面球用手一压变成一个薄薄的面饼，用刀切成四瓣儿，再用洗净的梳子压上条纹儿，用手一捏就变成了金鱼的尾巴。前面的面团儿用剪子铰出鱼鳍、鱼嘴，身上铰出刺状的鱼鳞，用泡好的红豆装上眼睛，嘴里还含上一个枣瓣儿，一个金鱼的年干粮就做好了。这样做的年干粮还有蟾蜍、小兔、刺猬等好多种。年干粮蒸好了不能马上吃，放到小院里冻好了，装到糊好的箩筐里留着过年吃。除了蒸年干粮，还要包点儿冻包子、冻饺子，从正月初一到十五，家里来人去客的不做别的主食了，主要吃年干粮。

到了小年前后，又开始准备过年来客时用的备用菜，最常做的是煮虎皮肘子、煮扣肉的肉方。这些菜工序多，现做起来不及，所以要事先准备。

我家做的虎皮肘子绝对是山东家传过来的正宗工艺，现在饭店里的虎皮肘子根本比不了。肘子收拾干净后，要先打水焯，然后用清水加上葱、姜及豆蔻、砂仁、丁香、白果、木香、甘草等十几味药料文火慢煮。待煮到肘子刚离骨，就要捞出来，趁热抹上蜂蜜。晾凉了后，锅里放上豆油，烧热了以后把肘子放到油锅里炸，当肘子皮炸到金红色的时候马上捞出来，放到温水里泡上。三十分钟之后，肘子的表皮就全部起泡起褶了。等吃的时候把肘子放到大汤碗里一蒸，扣到大汤盘儿后，那肘子又烂又香不说，金红色起褶的表皮简直像人的大脑回纹一样，漂亮极了。扣肉方儿的做法和肘子基本一样，只是在蒸的时候要把它切成小一厘米厚的大片儿。其他的备菜就简单多了。像炸点豆腐泡，炸点萝卜丝加肉馅儿的丸子，都是大众菜，除了做的时候味道有别，就没有什么独家秘笈了。

小年过后，就基本进入过年的程序了。早些时候，爷爷奶奶在腊月二十三，还要送灶王爷，后来爸爸坚决反对“封建迷信”，把这些老习俗都免了。但腊月二十四以后的扫房、除尘是绝对不能免的。我爸妈都是老师，春节前学校都放假了，正好倒出工夫领着我和妹妹大扫除。要说我家的扫房、除尘那真是太彻底了，不光屋子的墙、墙角都要用笤帚或掸子除尘，家里所有的被褥都要拆洗一遍，门帘儿、窗帘儿、幔帐帘儿都得摘下来洗干净，就连柜子里面、抽屉里面的东西都要掏出来整理，垫上干净的纸，扔掉没用的东西，重新摆放整齐。

到了年跟前儿，爸妈还要领着我和妹妹专门去澡堂子洗一次澡，进行新春前的沐浴，这样过年才可以干干净净地穿上新衣服。那时候年前上澡堂子洗澡也挺难，常常要早晨五点半去排队，去晚了就得在门口儿排一个多小时。有一年，我和爸爸是年三十儿早上去洗的澡，澡堂子里已经没多少人了。

年三十儿做年夜饭之前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，就是写对联儿，那是我爸发挥的时候。每当这时，他老人家都要把桌子清理干净，裁好大红纸，濡墨舒毫写下他那“颜柳合一”的毛笔字。内容嘛，无非是什么“爆竹声声辞旧岁，梅花点点迎新春”之类的老词儿。但别说，就是这些老词儿，也给我灌输了不少传统文化。等我上大学以后，过春节的时候我给我爸拟了一副对联儿：窗含日月揽风云而见北斗，门掩春秋传诗书以达礼义。意思是说，他历经磨难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，而他这一生坚守的就是把中



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教给学生。打这年以后，再到年三十，写对联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爸就退居二线了。

年三十儿的夜里，最让我和妹妹盼望的就是子时放爆竹了。早些年的时候，家里生活不好，过年就是买一挂中鞭，买一点儿二踢脚、大吡花放一放。等我工作以后，爸妈也涨了工资，过春节的时候就要买点儿像样的烟花来放了。

改革开放后，烟花爆竹的品种多了起来，我也上了大学，我家买了好些品种的烟花爆竹。大年夜的时候，我家一放烟花爆竹，全院儿的人都出来了，那场景，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。

大年初一早晨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穿上新衣裳。不光是衣裳，连背心、裤衩、袜子都要换上新的，象征着这一年都有新起色、新变化、新希望。说实在的，我小的时候长得还真不像现在这么仨。穿上套了新棉袄罩、新棉裤罩的棉衣裳去拜年，那小脸儿再让西北风一吹，有红似白儿的，院儿里的老太太们看了，人见人夸。

正月初一开始，家里就不许扫地了。过年嗑的瓜子儿皮、花生皮都要保留在地上，直到破五才能扫出去。这也是个老讲究，不能往外扫“财”。

过了小年儿，一直到正月十五，还有一件事儿是让我痴迷的，那就是打麻将。我二姑家有一副好麻将，那是早些年买的。麻将盒是纯牛皮的，里面装麻将的小托盘儿都是淡绿色大绒的，麻将牌是淡黄色“化学”的，“条、饼、万”刻得都相当讲究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和妹妹、表妹只是观摩，后来就都抢着上手了。那时候的老麻将，要比现在难多了，可以翻会儿，可以亮“风、箭、喜儿”，讲门清、断么儿、平胡、自摸儿，从一番开始查，够了五番才可以胡牌。而且有混一色、混对对儿、清一色、清对对儿，最难胡的才是现在的“穷胡”，那得没有东南西北风，门不清，么不断，没平胡，满手一番都查不出来，但是胡了就是最大的牌，四十番、满贯！这些话和现在打麻将的说，没几个人能听明白。

但过了正月十五，好吃的就吃得差不多了，麻将也封牌了，年也过完了。这叫恰到好处。你说，这样的年，你现在是不是还盼着过呢？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